

# 二〇二〇華語電影「遺珠」

元旦假期，《送你一朵小紅花》票房抵達歷年同檔期新高，不少人在影院裏留下熱淚，為電影，也為自己。在這個艱難的後疫情時代，我們的確都需要給自己一朵勇敢的小紅花。而二〇二〇年在風雨中堅挺的電影市場，也值得一朵獎勵的小紅花。

這一年，除了在票房或口碑上備受關注的《一秒鐘》、《我和我的家鄉》、《拆彈專家2》、《金剛川》、《緊急救援》等電影之外，還有不少華語電影中的「滄海遺珠」陪我們度過這特別的一年。這些電影在「真實」與「藝術」中取得了很好的支點，既體現出一種真實的力量，也具有藝術的美感。例如紀錄片《棒！少年》給我們呈現了一群在困境中乾淨、明亮的少年，在青春的飛揚中，我們得以看見背後真實的中國社會圖景。又如萬瑪才旦的電影《氣球》，作為一部文藝電影，這部電影沿襲萬瑪才旦一貫的風格，表現了一幅藏區生活風景畫。相對於前作《撞死了一隻羊》，這部電影在藝術上取得了顯著進步。與此前的作品相似，這部電影充滿強烈的象徵意味，文學性相當突出。尤為出色的地方是，萬瑪才旦在影像符號層面上豐富地化用了「氣球」意象。它是影片中所聚焦的現實命題——女性生命中真實困境的「題眼」所在。它所編織的生育敘事背後指向女性對主體的發現與反思。與此同時，影片同樣呈現了女性主體與國家宏大敘事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的交織中所無法掙脫的窠臼，這一結構性的難點正是當下大眾輿論場域中女性主義話語所遭遇的棘手問題。

同樣在影像藝術性和內容現實性中表現突出，卻缺乏關注度的還有導演梁鳴的作品《日光之下》。作為一部聚焦於少女成長故事的青春電影，《日光之下》在地方性的真實呈現和象徵體系的藝術建構上表現出色。在影片中，少女的「成人」之旅與東北小城的社會進程相互咬合，個體青春由此成為宏大敘事的微型隱喻。在此一基礎上，導演梁鳴將糅合了「雙生花」與「三人行」

►《送你一朵小紅花》正在內地熱映。

資料圖片

的人物結構嵌套進一個具有地域特性的犯罪故事框架中，使原本單薄的青春故事線獲得了一個強有力的前進動力。其中，敏感的身體經驗與曖昧的情感脈絡構成敘事焦點。它不僅使一顆尚未成熟的心靈內部的撕裂獲得了表達出口，而且也使一部少女成長史被凝縮為一則肉身「受難」記。

可以說，真實性、藝術性與商業性的精彩耦合在這一年的青年題材上擁有精彩的體現。從這個角度而言，許宏宇的《一點就到家》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未來。該片主要回應了兩個問題：新時代的鄉村脫貧之路該往何處去？新媒介語境中的青年如何改造鄉村？由此，許宏宇使用具有青春氣息的鏡頭語言呈現了一部鄉土青年版的《中國合夥人》，在形式上，這部電影展現了以拼貼等藝術技巧為表徵的獨特影像風格。延續此前的作品《喜歡你》中瑰麗迷人的幻想色彩，該片也使富有趣味性的想像力成為情節的幕後推手。總的來說，這部電影最讓人驚喜的地方在於，它跳脫了青年創業成功學敘事的俗套，而擁有映照新時代青年真實心靈圖景的意味。

進一步而言，電影映照我們的世界，它既是世界的實相，也是世界的幻象。如果我們還能看電影，還能走進從線上走到線下，還能到電影院去，一切總不會變得太差。在這座人來人往的城市，我們至少能擁有一個空間，讓我們得以逃離現實兩小時，在「生活在別處」之外，還在銀幕裏細細審視我們以及我們的生活。



# 圓形地

街道彼此交集切割，形成一個中心點，互通互連如環扣，如蛛網，在城市設計上是所謂「圓形地」。巴黎凱旋門所在的圓形地，舉世聞名。行人或車子，走到圓形地，可以改變方向，迴轉進入另一條街道，趨近目的地。

澳門有兩個圓形地，皆位於市中心，一個是賈伯樂提督圓形地，另一個是嘉路米耶圓形地。後者有一個更通俗的名字：三盞燈。

圓形地與前地不同。前地是建築物之間剩餘的空位，圓形地卻是刻意規劃的道路網絡點。話說澳門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市中心北面仍為一片荒涼之地，不是亂石就是墳塋，再偏遠點是大片農田、幾條小村。澳葡政府開土闢路，至上世紀初伸展了鏡湖馬路、連貫了高園街和西墳馬路，形成賈伯樂提督圓形地。此外，又發展新橋一帶，填塞了蓮溪，移掉了沙岡、望廈、龍田三村之間的田地，闢成富宅區，設計了三盞燈圓形地。

三盞燈的名字，來自所豎立的一支燈柱，是一組有四盞吊鐘形燈罩的古典街燈。但為什麼不

叫四盞燈？有說是因其中一盞燈經常壞掉，有說是三盞垂照地面而一盞朝着天空。不過，也可能是中國人不喜歡「四」吧。無論如何，現在豎立於圓形地中心的那支燈柱雖有四盞燈，燈罩卻為球形，是仿古之作而非舊物。

賈伯樂提督圓形地附近有四個大型建築物：市牢（監獄，已遷拆）、聖味基墳場、大炮台、鏡湖醫院。一般市民不大會在此區閒逛或購物，街道人流較少。但三盞燈則熱鬧許多，後來更改造為可供市民休憩的前地模式。以燈柱為圓心，近圓心的內環有座椅之設，外環則可通車。

近年富宅拆卸得所剩無餘，幾條交叉的街道又形成了普羅市民的一個生活圈，有街市、學校、銀行、戲院，徹底改變了昔日富人街區的面貌，今天更是東南亞地方飲食的匯集點。

澳門市民喜歡說「我住三盞燈那邊」或「在三盞燈見面」而不必說地區名稱。說到底，葡文地名中的譯又長又拗口，難說也難記。

# 文化經緯

陳德錦



# 自由談

承言

隨著特朗普的支持者衝進美國國會進行破壞之後，一眾西方國家的領袖們以及特朗普的內閣成員紛紛倒戈，指責特朗普破壞「民主」，並將衝入國會的示威者稱之為「暴徒」。這不僅讓特朗普感到鬱悶，也讓支持香港「黑暴」的一些人感到無地自容，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繼續為二〇一九年發生在香港的事件辯辯下去。

特朗普支持者在當地時間一月六日衝進國會大樓，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名國會議員。對於美國來說，這絕對是一場噩夢，這個噩夢不僅是因為國會遭受到破壞，更是他們多年來對外輸出的「民主」價值觀崩塌。而美國乃至其他西方國家對於特朗普支持者的批評，對比他們支



# 君子玉言

小杏

剛進新年，一場五十多年罕見寒流席捲而來，北半球多地凍到開裂。人們按寒冷程度給地圖重新劃分四類地區：「凍哭」「凍傻」「凍僵」「凍傷」。歐洲一些國家暴雪成災。「潑水成冰」這一東北專屬酷炫一景，在北京也能操作了。香港屬於最輕的「凍哭區」，市區氣溫低至攝氏七八度，大帽山達攝氏零下一點三度，登高覓雪的港人終於尋到幾串冰凌，新奇不已。

罕見嚴寒下，並未「凍掉下巴」，但發生在太平洋對岸「上帝的山巔之城」罕見一幕，卻讓地球人驚掉了下巴。

一月六日，華盛頓國會山召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認證總統選舉人票。不料，被特朗普煽動的數萬名粉絲衝進會場，大肆破壞，議員們戴着防毒面具四處躲藏，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辦公室被佔領，示威者站在其座椅上大喊「特朗普贏了」。國會警員開槍阻止，並施放催淚煙，逾千名國民警衛隊、FBI人員增援。騷亂持續近四小時。華盛頓市長宣布當晚宵禁。包括一名警員在內的五人死亡、至少六十名警員在衝突中受傷。報章形容，這是繼一八一四年英軍放火燒毀國會，二百多年來國會山遭受最嚴重的侵害。消息迅速傳遍全世界，候任總統拜登及一眾政要、各媒體驚呼「暴亂」「恥辱」，盟友國家亦紛紛譴責。

故事仍在繼續：只剩十天任期的總統特朗普被Twitter等十五家社交平台永久封號，並被民主黨參議員提出彈劾；三名內閣成員辭職；拘捕行動在事發兩天後迅即展開，至八日，法院已起訴五十餘名示威者，指控理由包括非法闖入國會大廈、擾亂治安、襲擊官員和槍支犯罪等，部分示威者表示只參與了示威活動，並未衝擊國會，仍被僱主解僱。候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沃納（Mark Warner）致信臉書、谷歌等社交媒體公司，要求馬上保存示威者資料，以便實施拘捕……

電視機前的人們看到這一幕，甚感眼熟：示威者推倒路障、越過警戒線、攀



# 藝苑草

鄭廣義

金農（一六八七年至一七六三年），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先生、稽留山人、曲外史、昔耶居士、壽道士等。因其人生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自封「三朝老民」的開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金農從小研習書文，文學造詣很高。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受裘思芹薦舉博學鴻詞科，入都應試未中，鬱鬱不得志，遂周遊四海，終無所遇。

金農的一生，大半在坎坷中渡過。王昶撰《蒲褐山房詩話》記述金農，「性情峭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嘗不怡怡自適也。」金農博學多才，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精篆刻、鑒賞，書法創扁筆書體，兼有楷、隸體勢，時稱「漆書」。五十三歲後才工畫，其畫造型奇古，善用淡墨乾筆作花卉小

# 特朗普「社會性死亡」的背後

持香港「黑暴」分子破壞社會的言行則赤裸裸地詮釋了西方世界的雙重標準。

對於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相對於那些謾罵，我覺得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的評價有代表性，他說：「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對其他國家說教，要求尊重法治，要求其他國家在選舉後政府順利過渡權力，確保軍隊不會介入和推翻政府。但現在反過來了，其他國家在表達對美國局勢的關切，敦促美國人尊重法治，依照選舉結果，尊重權力的和平移交。現在是他們在向我們說教。」

不過，駱家輝只是站在美國人的角度去看問題，而Twitter認證為黎巴嫩一機構常駐聯合國代表Mohamad Saf的帖文則代表那些受到美國敵對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看到美國這一番景象的想法：「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在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從而從美國暴政中解放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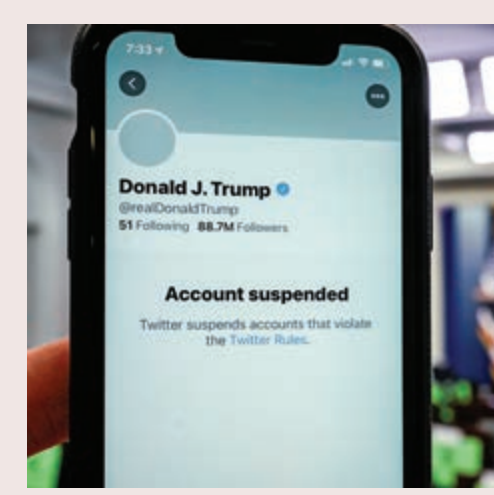
在香港，那些跟隨着美國的香港政客在過去一周幾乎在輿論場上「人間蒸發」，儘

管有人在網上發帖教授「黃絲」陣營要如何應對來自建制派陣營關於美國「雙重標準」的靈魂拷問，但這樣的討論也很快消失，最終是反對派政客和「黑暴」支持者的集體沉默。

如今，特朗普因為涉嫌煽動暴力，一夜之間被Twitter、Facebook等平台禁言，讓特朗普禁止發聲，這對於一個每天要發二百條Twitter的人來說簡直就是要了他的命。這位依靠挑動民粹主義而坐上總統寶座的狂人，如今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這是多麼諷刺。按照當下流行的說法，特朗普已經「社會性死亡」。

美國的那套價值觀已經開始崩塌了。按照西方的標準，回望過去一周美國的景象——抓捕示威者、封堵特朗普發聲，這難道不是對自由最大的傷害嗎？但，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問題。為什麼呢，因為西方世界也明白，自由是需要受到限制的，香港人應當從中認識到這點。

# 魔幻再現



爬大廈、打碎門窗，把議會搞得一片狼藉……沒錯，二〇一九年香港「黑暴」砸爛立法會的情景變成「荷里活大片」再現。

然而西方和香港某些人的態度殊為詭異：

其一、定性差異。對美國會山事件：coup d'etat（政變）、sedition（煽動）、insurrection（叛亂）、riots（暴動）、domestic terrorism（本土恐怖主義）——要多邪乎有多邪乎。對香港「修例風波」：抗議、抗爭，用最多的是中性詞protest（示威）——要多「輕淡」有多輕淡。可是，二〇一九年的香港比起二〇二一年的華盛頓，卻是要多可怕有多可怕——到處縱火阻路，地鐵店舖被砸，警察被咬斷手指、被潑硫酸，市民被亂石打死、被潑汽油燒傷……足足持續八個月。

其二、參與者身份定位差異。稱美國會山事件參與者：暴徒、暴亂分子、犯罪嫌疑人。稱香港「黑暴」分子：「義士」「勇士」「死士」。嘩！那麼把香港這些「士」送給你家好不好？

其三、方法定性差異。對美國會山事件：騷亂、破壞、掠奪、襲擊他人、縱火、嘗試製造爆炸——要多嚇人有多嚇人。對香港「修例風波」：「流水式示威」「象徵式抗爭」「窗邊咆哮集會」「唱聖詩」——要多「詩情畫意」有多詩情畫意。可是，經歷二〇一九年的港人都知道，形容美國事件的這些詞，不就是那一年的香港嗎？那年市民們誰不是在恐

懼、憤怒中度過？如此田園牧歌，搬去你家好不好？

其四、警察評價差異。美國會山事件：警察開槍、施放催淚煙，打死示威者……不夠不夠不夠，「警察太被動」「猶豫不決」。香港「修例風波」：警察從沒主動開槍，從沒打死人，反而自己被暴徒咬斷手指、被割喉、被弓箭刺穿小腿、被潑硫酸需植皮……卻被罵「黑警」「警暴」……

其五、暴徒處理差異。至今，香港「黑暴」過去一年多，立法會及其他被損毀政府物業設施修繕費逾六千多萬，沒有一個暴徒因衝擊立法會而被捕，還有頭目躲到美國逍遙。而華盛頓國會山騷亂兩天後即拉走近六十人，且仍在拘捕中……

其六、對fake news態度。美國示威者在網路傳播仇恨暴亂信息，呼籲網絡公司要規管；香港那些煽暴仇警語言則被稱為「言論自由」……

這場魔幻劇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某些嘴臉，要多醜陋有多醜陋，要多人格分裂有多分裂！

人們恍然：兩年前在香港街頭打着星條旗、高舉「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K」標語的黑衣「義士」們，這個「歷史性高光時刻」應該出現在華盛頓呀，可惜他們錯過了一次世界級「出彩」機會。不過這次錯過也不要緊，誰誰不是擅長「長臂管轄」嗎？香港這些心心念念「President Trump」的人，長臂不伸過來管管嗎？抓到抓不到，至少也制裁一下吧？

◀ 特朗普被Twitter等社交平台永久封號。  
路透社

# 名碑臨習指要之《漆書相鶴經》

品，尤工畫梅。晚寓揚州賣書畫以自給，為「揚州八怪」之首。

《漆書相鶴經》，為金農六十六歲時所書，現藏故宮博物院。作品橫畫扁平粗壯，起筆、收筆處着意直切成形。豎畫、長撇、勾畫等細勁鋒利，體勢方厚凝重。在個別字的最後一筆上，金農有意將筆畫拉長，視覺效果強烈，為金農「漆書」的典型風格。我臨此幅時，先將毛筆在硯邊按扁了再寫，藏鋒入紙，鋪毫刷出。橫粗豎細，不用轉筆。白石老人譽金農書曰：「想見毫端風露，拈來微笑遲遲。讀書然後方知畫，卻比專家迥不同。刪盡一時流俗氣，不能能事是金農。」

編者註：鄭廣義，一九五一年生，浙江省樂清市人。自小喜歡書畫，七十年代初師從溫州花鳥畫名家姚鶴軒，同時任一家工藝美術畫廠廠畫師。疫情至今，大部分時間都宅家中習書並記下心得。今選部分習作及心得與讀者分享。



▲ 本文作者臨《漆書相鶴經》。作者供圖